

眷村作為一種「符號」：淺談眷村圖像如何被再現*

廖千瑤**

摘要

這些年來，台灣興起了一股眷村熱潮。不只是眷村戲劇接連大紅、眷村文化節在台灣各地紛紛舉辦，流行多年，眷村文化園區也是一個接著一個開張。

然而，筆者身為一個台灣建國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這些現象感到十分憂心。沒錯，絕大多數的眷村確實被拆除了，然而在另一方面，「眷村」已經化身為「符號」，在台灣的戲劇界、在台灣各地的大眾節慶與文化園區頻頻出沒。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背後，恐怕有深不可測的操作。

筆者想問，目前的「眷村」，究竟是如何被記載、被書寫與被展示？目前的「眷村」，究竟灌輸了台灣大眾哪一種視角和史觀？目前的「眷村」所提供的視角和史觀，是否會與台灣國族主義產生衝突？如果產生了衝突，是否能夠化解？如果不能化解，該怎麼辦？

筆者還想問，目前的「眷村」，會不會對台灣國族主義、台灣建國獨立運動造成傷害？如果傷害已經造成，傷害的情形究竟有多嚴重？

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試圖追問這些問題。

關鍵字：眷村、符號、再現、眷村文化

* 寫作期間，張國城老師、何澄輝老師、好友林郁翔與李家愷都給了我很多非常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 自由作家

壹、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台灣的眷村，是為了安置蔣介石集團的部份軍人與其眷屬所形成的聚落或社區。眷村曾經數量眾多，遍佈全台灣。對於「眷村」，我們首先要明白，軍民分住、族群隔絕，都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而「眷村」，兩者都有。

如今，儘管大多數的眷村已經被拆除了，但是有一部分的眷村建築被保留下來，以「故事館」、「博物館」與「文化園區」的新面目繼續存在。

這些年來，「眷村」已經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導致「與眷村有關的文獻回顧」本身就幾乎是個研究。眷村小說的研究已經不少了，以眷村本身為研究主題的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與國科會報告也有很多。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碩士李紀禹寫道「碩士論文在眷村文化相關研究可分為眷村文化發展與變遷、建築文化、眷村生活史三大類」¹。學者王佳煌寫道「台灣有關眷村研究與眷村文化研究的期刊論文可分為概論、眷村文學、眷村歷史、眷村改建（含都市更新、眷村改建的政策與法令問題），以及眷村文化的保存、活化與再利用」。²以上就是眷村相關研究的大致現況。³

筆者不揣譾陋，認為《眷村：空間意義的賦與和再界定》、《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扶桑花與家園想像》與《離與苦：戰爭的延續》這四本著作為眷村研究的必要入門讀物。

除了學術著作，官方出版物也值得一提。

1997年，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一口氣出版了七本有關新竹眷村的著作，工作效率非常驚人。

在國防部方面，2005年出版《國軍眷村發展史：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2006年出版《海軍老眷村故事》，2007年出版《眷戀：空軍眷村》、《眷戀：陸軍眷村》、《眷戀：憲兵與軍情局眷村》與《眷戀：海軍眷村》，2008年出版《眷戀：聯勤眷村》與《眷戀：後備眷村》，短短四年出了這麼多書，可以說非常積極。

有關眷村的著作這麼多，不過還是有尚待開發的研究園地。學者王佳煌指出：

¹ 參見李紀禹，《憲光二村光陰的故事——眷村文化內涵的探討》，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07月，頁28。

² 參見王佳煌，《文化研究4.0》（台北：學富文化，2016年12月），頁342。

³ 筆者至今沒有讀到李佩霖老師寫的〈眷村人與眷村事：眷村展館/覽中的集體記憶與文化再現〉一文，深深感到遺憾。另外，因為筆者的懶惰與失誤，導致沒有閱讀到成貴華的〈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之研究〉，筆者對此感到很懊惱。

從發明的傳統與集體（社會）記憶（失憶）的論證來看，值得研究的議題還有很多；眷村文化節慶與場館（以及場館的展示內容）選擇再現什麼記憶，選擇忘記什麼？……在台灣的國族主義政治爭論當中，眷村文化節慶與場館呈現的身分認同，與台灣民族主義之間有什麼關係或潛在衝突？⁴

眷村居民、非眷村居民如何在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矛盾之下，協商其身分認同的緊張與衝突？⁵

王佳煌的觀察非常正確。

終於要談到筆者的問題意識了！筆者想問的問題是，「眷村」做為一種「符號」，它如何被「再現」？

再往下問，當它「再現」的時候，是否會與台灣國族主義產生衝突？如果產生了衝突，是否能夠化解？如果不能化解，該怎麼辦？

再往下問，目前的「眷村」會不會對台灣國族主義、台灣建國獨立運動造成傷害？如果傷害已經造成，傷害的情形究竟有多嚴重？

這些問題與王佳煌提出來的問題非常類似。

貳、淺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

貳之一、淺談符號

人是符號的動物⁶，沒有符號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世界。⁷生活中的事物都是符號，例如；玫瑰是個符號、紅綠燈是個符號。人可以建構出一套符號體系，用來影響、甚至是控制人的認知。⁸此外，在同一套符號體系中，符號與符號彼此之間會互相支援，強化彼此。

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代表盟軍管理台灣，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撤退來到台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長期佔領台灣，並且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在台灣站穩了腳跟。這一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幾乎主宰了戰後兩、三代台灣人對世界的認知—包括對「二次大戰」與「戰後歷史事件」的認

⁴ 參見王佳煌，《文化研究 4.0》（台北：學富文化，2016 年 12 月），頁 356。

⁵ 參見王佳煌，《文化研究 4.0》（台北：學富文化，2016 年 12 月），頁 356。

⁶ 參見卡西勒著，甘陽譯，《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苗栗：桂冠圖書，2011 年 5 月再版二刷），頁 39。

⁷ 在《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的第三章中，卡西勒對此有詳細的說明。他以兩個盲、聾、啞的兒童學會說話作為例子來說明這件事。

⁸ 筆者對於符號學與符號體系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沒有辦法把它們說得仔細與詳盡，在這裡筆者只能自不量力地建議讀者閱讀卡西勒的《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苗栗：桂冠圖書，2011 年 5 月再版二刷）的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章、羅蘭·巴特的《神話學》（苗栗：桂冠圖書，2011 年 3 月初版四刷）的第二部〈現代神話〉。

知。

如果要以簡單的幾個詞來說明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筆者認為「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這幾個詞足以說明。⁹

對於這個體系的內容，筆者歸納出以下數點不變的原則：

- 一、孫文是中國國父，蔣氏父子是中國合法的領袖。
- 二、國民黨是推翻清國的革命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
- 三、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 四、台灣人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 五、國民黨拯救了台灣。

以上這五點，顯然都與台灣國族主義格格不入，而且跟世界的真實狀況也有很大的出入。

在這個符號體系的運作下，人一看到「孫文」就想到「國父」、這個「國」則是「中華民國」；人一看到「蔣公」就想到「民族救星」，人一看到「經國先生」就想到「十大建設」；人一看到「國民黨」就想到「武昌起義」、「三民主義」。

「眷村」在這個符號體系中也有它的位置，例如：人一想到「眷村」，「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這些概念絕對是免不了的。作為符號的「眷村」，顯然會支援與強化這個符號體系。

在這個符號體系的運作下，「眷村」的形象呈現往往可以整理成以下幾個原則：

- 一、「中華民國國軍」來到台灣以後，不只要面對窮困與物資缺乏，還要辛苦保衛台灣。
- 二、眷村人社群就是感情好，有人情味，講義氣。
- 三、眷村人社群注重教育，努力出人頭地。

由於日本人在台灣留下非常豐富的資產，再加上美國對蔣介石集團的大力援助，促使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可以長期有效統治台灣，讓這個符號體系的再生產機制非常蓬勃，運作許久。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學校、軍隊與媒體都在國民黨的掌控中，相信這個符號體系的人一直被生產出來。

⁹ 參見羅於陵，《眷村：空間意義的賦與和再界定》，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06月，頁60-65。羅於陵的研究非常重要，給了筆者相當多的啟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在台灣追求建國獨立與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逐漸受到質疑；眷村人社群，則是這個符號體系的堡壘之一。

貳之二、淺談「命名」

談到實體的眷村，就要談到「命名」。我們可別忘了，一座眷村的出現與範圍的決定，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有效統治台灣的展現。¹⁰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一個新的眷村的出現，不只是告訴大家「這裡來了一群新的鄰居」，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誰才是權力者」。

此外，眷村的命名也值得討論。眷村的名字，有時候不只是名字，它們更是一種呼籲。看到「忠誠新村」，請問要對誰「忠誠」？看到「勤奮新村」，會不會要求自己服務國民黨的時候要更「勤奮」？看到「中興」、「光華」、「忠勇」，又會想到什麼呢？¹¹

貳之三、淺談眷村再現的管道

實體的眷村是這套符號體系的載體，無庸置疑，而做為符號的「眷村」，時至今日，它的「再現」可以透過以下各種管道：文學作品、戲劇、紀錄片、學術出版物、文化園區、博物館、眷村文化節等等。筆者會盡量談到這些管道。¹²

「眷村」做為一個符號，還有社會上的意涵。在政治上，「眷村」承載了「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在社會上，「眷村」意味著「和諧」與「窮困」。

就筆者所知，最早再現眷村的場域是「眷村文學」。接下來，筆者將從「眷村文學」開始討論。

叁、淺談眷村的「和諧」與「窮困」

叁之一、眷村文學有批判到白色恐怖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實施一黨專政，白色恐怖長期籠罩台灣。眷村的居民雖然大多是蔣介石集團的跟隨者，但是蔣介石集團對眷村的監控也是非常強烈的，眷村也是處在白色恐怖之中。¹³然而，在筆者所閱讀過的眷村文學中，沒有

¹⁰ 參見町村敬志、西澤晃彥合著，蘇碩斌譯，《都市的社會學》（台北：群學出版，2015年02月），頁256。

¹¹ 有關於眷村的命名，柯林斯的〈一二三、到台灣：眷村的興建與改建〉一文有很扼要的說明。參見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出版，2011年07月），頁265-267。

¹² 集體記憶的載體五花八門，舉凡文字、戲劇、地點、紀念碑、藝術品、節慶與活動都是。不過可惜的是，關於「記憶」與「再現」，筆者實在是所知有限，在此不揣謙陋，推薦《記憶所繫之處》三卷。另外，王佳煌指出，我們可以用「被發明的傳統」作為研究「眷村」的概念工具。參見王佳煌，《文化研究4.0》（台北：學富文化，2016年12月），頁356-357。

¹³ 參見尚道明，〈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收錄於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台北：群學出版，

看到眷村文學的作家在這方面提出強力的批判。

何方認為電影《小畢的故事》「完全避開了政治經驗方面的記憶」¹⁴，這話說得不夠精準，應該說電影《小畢的故事》完全避開了「白色恐怖」、「威權獨裁」的記憶。

在眷村文學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白色恐怖與國民黨暴政的存在，筆者認為有三個原因：

- 一、在戒嚴的時代，作家不敢暢所欲言。
- 二、作家所生長的眷村沒有發生過迫害人權的事件，或者是即使有發生過，但是該作家認為那不是什麼值得大寫特寫的事。
- 三、作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

眷村的「和諧」，如果是指鄰居之間感情不錯，或許不差，但是如果是指「政治上很和諧」，那顯然是故意無視白色恐怖的存在所得出的虛偽結論。

叁之二、眷村普遍窮困嗎？

長期以來眷村被視為窮困，這個印象來自眷村小說與眷村電影。但是，我們必須往下追問，所謂的窮，到底是窮到什麼程度？還有，究竟是跟誰比才顯得窮？

事實上，在部分的眷村文學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物資不算缺乏的眷村。例如韓韓在〈我從眷村來〉裡面有以下的描寫：

……家家大門打開，伸出主婦們張望的頭。轉身回去取出糧券，大口、中口、小口，煤代金、麵粉條、鹽條、豆油條，顏色不一，口糧不同，可分得清楚，撕下來交給年輕人，他自會手腳敏捷地，從積堆如山的車裏搬下一袋又一袋。¹⁵

國家給我們這種涓涓滴滴的愛，平時還渾渾噩噩，察覺不出。直到有一天，父親退伍了，是一刀兩斷的「全退」，那麼就不再享受到這種權利，我們才發現零星星的買米、買油鹽是多麼的繁瑣，而積累起來又是一筆多大的開支。¹⁶

1966年，作家白先勇發表了〈一把青〉，裡面也有描寫到眷村。故事裡面的

2010年01月），頁14-22。當時的「眷村自治組織」是由總政治部控制，參見羅於陵，〈眷村：空間意義的賦予和再界定〉，收錄於張翰璧主編，收錄於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出版，2011年07月），頁194-195。

¹⁴ 何方，〈傳柯、電影與人民記憶——兼談《香蕉天堂》等台灣電影〉，《戰爭機器叢刊》3（台北：唐山出版社，1991年05月），頁200。

¹⁵ 韓韓，〈我從眷村來〉，收錄於青夷選編，《我從眷村來》（台北：希代書版，1986年02月），頁28。

¹⁶ 韓韓，〈我從眷村來〉，收錄於青夷選編，《我從眷村來》（台北：希代書版，1986年02月），頁28。

空軍眷村，不僅感受不到白色恐怖的氣息，而且還常常舉辦觀賞平劇和跳舞等康樂活動，非常熱鬧。兩位主角秦老太和朱青，在故事中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是過的日子實在是稱不上勞苦。對比起眷村外台灣人的普遍貧困，〈一把青〉中的空軍眷村簡直是一個小樂園。

在莊雪屏的研究中也寫到，眷村人受訪者「認為老一輩的眷村人有終身俸，經濟能力算中等，而年輕一輩的眷村人則與一般大眾一樣工作賺錢，沒有特別經濟弱勢的現象」。¹⁷

在眷村文學的眷村居民，通常會有兩種很鮮明的形象：第一就是窮困、勤勞，與重視教育的好人形象，第二就是居民不管來自何方，左鄰右舍的感情都很好。這些形象透過小說與電影得到了大力加強。筆者願意相信眷村內的左鄰右舍應該感情都很好，畢竟大家都有默契避談政治禁忌，住得又近，空間又是開放的，可是，眷村居民真的是經濟弱勢嗎？那可未必。

黃克先曾經敏銳地指出：

外省第一代存在兩極化的階級地位，尤其是男性，至於外省第一代女性則多半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家族。¹⁸

此外，有些眷村子女之所以在學業上有更好的成就，是因為其父母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即使這些戰後中國移民來到台灣以後無法再過原本的優渥生活。¹⁹

作家管仁健還指出某些個別的眷村的生活機能非常健全。他寫道：

婦聯三村相對於北投的其他幾個小眷村，生活機能真的太健全了。軍車一來，柴米油鹽麵糖等等都往下搬，不夠的再從村裡的幹校側門混進去校內福利社買，或是等挑擔推車的小販來村裡賣，連上北投這裡的大菜市場都不必。另外像是看病有保健室、讀書有閱覽室、打球有籃球場，廣場上能看露天電影，甚至從幹校側門裡混進去看電影。生活機能的健全，讓村民幾乎不用走出村子。說這裡是桃花源，一點也不誇張。²⁰

最後請讓筆者再引用作家管仁健的一段話做為這個部份的結束：

眷村裡中低階軍官的生活固然不算好，但比起外面中南部上台北打拼的本

¹⁷ 莊雪屏，〈眷村意象：新聞的再現與社會建構〉，收錄於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出版，2011年07月），頁92。

¹⁸ 黃克先，〈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外省第一代與基督宗教的選擇性親近〉，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出版，2010年11月），頁146。

¹⁹ 參見黃克先，〈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外省第一代與基督宗教的選擇性親近〉，收錄於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出版，2010年11月），頁146。

²⁰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新頭殼網站。網址如下：<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取用日期：2017/10/21。

省人，還有被老蔣放生的老兵，非軍公教的知識份子，眷村已經是天堂了。鄉下孩子的苦與都市裡外省賤民之子的苦，還是有些不同的。²¹

肆、淺談用國族之眼來觀賞眷村文學與戲劇

筆者身為台灣國族主義者，對於眷村小說與戲劇，有三個觀察的重點；

- 一，「台灣人」有沒有出現？
- 二，中國戰後移民與「台灣人」之間的界線有沒有畫出來？
- 三，故事中的中國戰後移民與「台灣人」各自被賦予了什麼樣的特質？

在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一下。所謂的「台灣人」，筆者還會去細分。所謂的「台灣人」有三種意思：籍貫屬於台灣的人、對台灣有著樸素認同的人、國族認同為台灣的人。如果不做這種細分，會造成討論上的困擾。

2015年，小說〈一把青〉改編成了戲劇《一把青》（導演曹瑞原，編劇黃世鳴），不僅內容大幅改寫，還添加了白色恐怖的劇情，這確實是很大的進步。嚴婉玲在她的〈看了《一把青》之後——關於歷史劇的距離感〉一文中寫道：

另一方面，《一把青》也成功地將歷史帶進戲劇中，這部分表現在遷台後的十集中表現尤為明顯。例如，仁愛東村裡的人拜託朱青透過香港管道將信件輾轉送到大陸親人手上，最後師娘與朱青都因此下獄一段，表現了當時兩岸禁止任何形式的往來聯繫，違者不論任何理由都將遭政府以匪諜論處的下場，也表現了當時外省人聚集的眷村之中，日常生活被國家高度介入，人們既期待得到來自對岸親人的消息，卻又彼此提防，甚至互相密告的恐怖氣氛。²²

此外，嚴婉玲還指出：

《一把青》作為成功的改編戲劇，讓我同時感受到欣喜與憂慮。欣喜的是，這部片的中華民國史觀並不讓人感覺到如傳統軍教片，只是為政權歌功頌德，而能表現出隨著政府而來的外省族群，對國民黨政府既依賴又懼怕的情緒。另一方面，令人憂慮的是，這部片呈現出的史觀符合當代觀眾的主流口味，是否也意味著中華民國在台灣幾十年的黨國教育成功？我們會不會也在觀看更多類似的歷史陳述過程當中，逐漸的認同了中華民國就做為台灣政治體制的現實？²³

²¹ 管仁健，〈怎樣破解寶島一村式的新聞評論？〉，新頭殼網站。網址如下：<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4-26/72568>。取用日期：2017/10/21。

²² 嚴婉玲，〈看了《一把青》之後——關於歷史劇的距離感〉，想想論壇網站。網址如下：<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504>。取用日期：2017/10/21。

²³ 嚴婉玲，〈看了《一把青》之後——關於歷史劇的距離感〉，想想論壇網站。網址如下：

換句話說，嚴婉玲敏銳地觀察到戲劇《一把青》不是「台灣國族」的故事。事實上，不論是小說還是戲劇，「一把青」都是中國人的故事，這是我們在觀賞「一把青」的時候，必須隨時提醒自己的事。

接著我們來談一下〈小畢的故事〉。1979年，美麗島大審。1980年，林宅血案。1982年，朱天文發表了〈小畢的故事〉，我們必須記住這個背景。

這篇小說的內容大致如下：小畢的母親是「本省人」，也就是「籍貫屬於台灣的人」。畢媽媽年輕的時候未婚生下小畢，後來帶著小畢嫁給了來自中國的畢伯伯。小說中的畢伯伯對小畢視如己出。

後來小畢偷錢被發現，被畢伯伯打，小畢脫口而出；「你打我！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讓畢媽媽太過傷心，因而自盡。小畢之後洗心革面，報考軍校，最後成了「中華民國空軍軍官中尉畢楚嘉」。畢伯伯則是當起了老闆，經營青年商店，兩個弟弟也讀了高中。

故事本身確實很感人，故事內容的象徵更是「富有深意」。小畢如果沒有遇上「來自大陸的畢伯伯」，是不是仍然跟母親一起生活在龍蛇雜處的環境中呢？畢媽媽自盡以後，小畢如果沒有去報考「中華民國的軍校」，是不是從此就走上崎路、不回頭了呢？

再往下想。台灣如果沒有遇到「中華民國」、沒有遇到「國民黨」，台灣是不是就會受到「共匪」的統治呢？

小畢與畢伯伯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他們後來和解了，這顯然象徵著「台灣」也要跟「中華民國」和解。小畢的成長，暗示台灣人要往「愛中華民國」的方向去成長。〈小畢的故事〉當年能夠這麼轟動，後來還被拍成電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官方的推波助瀾絕對是主要原因。

伍、淺談《寶島一村》與懷舊

刻意安排了一個在民進黨上班的角色的《寶島一村》，當年可說是轟動一時，很多人看完都哭了，後來這個劇在中國大紅。但是，儘管票房非常好，《寶島一村》真的有試著去呈現真實的眷村嗎？

劉育寧曾在〈台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一文中指出：

如果說王偉忠、賴聲川企圖為逝去的眷村留下一點紀錄，那麼僅僅透過單一面向的美好呈現、過於輕易的族群和解或嘻笑面對白色恐怖，其實都讓眷村記憶消逝的更加快速。另一方面，眷村的異質性消失也在於書寫權力的壟斷，從電視連續劇《光陰的故事》、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全民大劇團《短波》，甚至坊間的食譜《偉忠姐姐的眷村菜》，市面上最為人知的眷村記憶幾乎都是同一來源，王偉忠幾乎主導了此時期大眾對於眷村文化的想像。²⁴

《寶島一村》不只是美化眷村生活、對白色恐怖輕輕放下而已，裡面還有填平台灣與中國兩者之間的文化與政治兩道壕溝的效果。在《寶島一村》裡面，台灣人向中國人學習製作天津包子就暗示著台灣的一切都來自中國，「回鄉探親」的劇情就暗示著台灣終究會「回到中國」。

不只是《寶島一村》，王偉忠產出的《想我們的眷村媽媽》與《偉忠媽媽的眷村》，也是一股濃濃的懷舊風。不過，在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中，有談到白色恐怖，也有談到台灣農村非常窮困，雖然篇幅都很短，但是還是值得肯定。

「懷舊」的意義是什麼？如果過去的處境真的比現在好，那我們確實鼓勵懷舊，前提是「過去真的比現在好」。在電影《V 怪客》中，V 有一段重要的演講。他提到過去的英國是個民主國家，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然而，後來的英國卻變成一個不對勁的極權國家。在這段演講中，我們看到 V 確實是懷舊的，而且那個過去確實值得懷念，因為過去的英國，是個民主國家，因為過去，真的比現在好。

保存眷村，如果是為了懷舊，那我們就要問，過去，真的比現在好嗎？

過去住在眷村，可以接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生活物資上的特別照顧，比起現在真的好多了，是這樣嗎？

過去住在眷村，可以跟來自中國的各地移民一起生活，不用與台灣人有過多來往，比起現在真的好多了，是這樣嗎？

過去住在眷村，整天相信自己總有一天要回到中國，離開台灣，比起現在真的好多了，是這樣嗎？

過去住在眷村，不必懷疑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比起現在真的好多了，是這樣嗎？

筆者在此嚴肅地提出這些質疑。

²⁴ 劉育寧，〈台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收錄於《戲劇學刊》18期（台北：台北藝術大學，2013年07月），頁59。

陸、眷村如何被展示？

為了寫出這篇論文，筆者親自走訪高雄市的黃埔新村、新竹市的眷村博物館、桃園市龜山區的眷村故事館與憲光二村，還有變身為信義公民會館的四四南村，以下分別做出簡單介紹。²⁵

陸之一、高雄市的黃埔新村

黃埔新村占地廣大，屋舍甚多，不過多是斷瓦殘垣，倘若全部修復，自然要耗去大筆經費。目前高雄市政府採取「以住代護」的政策，看起來是吸引人來住與節省經費的妙招，然而筆者認為，如果這塊地方只是想吸引人來住又想省錢，那麼還不如直接拆掉蓋成社會住宅，馬上就可以達成目的。

顯然，重點還是在於維持那些建築物的存在，那麼筆者就忍不住想問，為什麼那些建築物一定要保留？

筆者認為，黃埔新村如果被拆掉，親中統派就會喪失一個重大舞台。這話怎麼說呢？筆者在此要引用風傳媒記者楊伯祿的報導於下：

朱宏源強調，黃埔新村是「台灣第一眷村」，台灣沒有比它層級更高的眷村。它是台灣白色恐怖的見證、孫立人在緬甸擊敗日軍的見證，也是台灣重建的見證。

朱宏源感嘆，回顧國家頂級的眷村，卻哀見斷垣殘壁的的遺址，但「台灣第一眷村」捨我其誰？！未來應將「文物、人物、軍魂」三為一體，收在黃埔新村。

朱宏源提出黃埔新村整體重建方法：

一、應由國家直接介入，重新開放原住戶與陸官及誠正教師申請進住，地方政府積極從旁協助。

二、由陸官文史系等教授會同誠正國小教師，應該主導黃埔新村整體重建，並邀請成大、高師大等大學文史科系共同認養。

三、國史館、檔案管理局等應主動參與史料之提供，並整合原住戶、進駐教師以住代護、以及相關商業各戶，使了解黃埔新村歷史與文化，進而參與整體的規劃與實踐。

四、中研院近史所檔案，應委請研究員配合上述機構，以研究來建構歷史，再複製相關史料，提供給特定戶，展現國軍多元雄風與建軍苦難，以激勵

²⁵ 吳鴻儒指出新竹市的眷村博物館、桃園市龜山區的眷村故事館與變身為信義公民會館的四四南村這三個地方是空間保存的先驅，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參見吳鴻儒，〈以永續經營之觀點探討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政策之現況與改善之研究〉，中華大學碩士論文，頁 59-61。

國人，並昭告世界。²⁶

從這幾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我們不把黃埔新村拆掉，親中統派學者將會利用這個重大舞台，散佈與「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與國民黨教條」親近的訊息。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黃埔新村附近的建築物納入視野，恐怕更會驚嘆。

誠正國小隔壁就是黃埔新村、黃埔新村隔壁就是救國團、救國團隔壁就是警察局、警察局附近就是陸軍軍官學校。再走不久，你還會碰到黃埔公園呢！

換句話說，你完全可以一生都在這裡打轉，就連下班還可以去黃埔公園坐一下，裡面還有孫文和蔣介石的銅像呢！

這是一條「藍營信徒生產線」，親中統派學者之所以要力保黃埔新村，就是要填補這條生產線的缺口，其背後用心不言可喻。

筆者認為，就算真的要保存黃埔新村，裡面該被保留的房子，不過就是郭廷亮被逮捕的那間東二巷 89 號而已。

孫立人案雖然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內鬥大案，不過同時也是著名的人權迫害大案。為了讓台灣人知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兇殘，東二巷 89 號確實可以保留。以此為前提，那麼東二巷 89 號不只要完全復原，甚至應該成為孫立人案的展示館才對。配合完全復原的東二巷 89 號，周圍的設計與規劃，就會出現一個大方向。那個方向就是讓台灣人明白，在白色恐怖時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是一個多麼兇殘的政權。這樣子規劃，才叫做大眾啟蒙。

不過很可惜，高雄市政府目前對黃埔新村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陸之二、新竹市的眷村博物館

我們可千萬不要小看這座眷村博物館，筆者相信這座博物館裡面的擺設肯定有擅長思想鬥爭的高人出過意見。

在一樓，放著一些老照片和展示背板，介紹眷村出現的時代背景、與新竹市的眷村簡介，其內容與「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高度契合。一樓還放了一些文物。

²⁶ 以上這數段引文，出自楊伯祿，〈孫立人傳奇的立足地「黃埔新村」妥善保存待考量〉，發布日期：2016/09/12，風傳媒網站。網址如下：<http://www.storm.mg/article/165375>。取用日期：2017/10/21。

上二樓以後，我大吃一驚，我居然看到有一個看板在宣傳熊貓，然後地板上也有一隻大大的熊貓圖案。這絕對是在配合中國的統戰。

二樓分成食、衣、住、行、樂五個項目，分別展示一些物件。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專門展示眷村人的投稿，我每一張都拍下來了。

展示的物件裡面，有車輪旗、蔣經國的相片、蔣介石的小銅像等等。如果在這個空間裡面待久了，恐怕有人會在不知不覺中把這些「符號」視為無害的存在。

走上三樓的時候，右邊牆壁上面有著一面大大的車輪旗。三樓還有展示一些眷村的出版物。

三樓有小遊戲，裡面有蔣經國的圖像。筆者必須認真質問，小孩子玩了這個遊戲以後，還會去排斥這些威權符號嗎？還會去否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嗎？還會去批判國民黨嗎？

一樓外面，還有一個「眷村市場區」，裡面有一些食物模型。此區的重點在於它的文字說明，例如；「北方」的麵食。其實，台灣的北方是石門、金山與萬里，但是在這個「眷村市場區」裡面，它的「北方」指的是「中國的北方」。

外面還有三台給兒童玩的小飛機，你還可以去服務台借軍服給兒童穿來拍照。當然，飛機上面有國民黨的黨徽。

這座眷村博物館裡面的文字，幾乎全部都是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與國民黨教條的衍生物，同時也會強調中國人剛來台灣的時候有多窮困、眷村的回憶超級美好、眷村人人純樸這一類的刻板印象。

筆者推測，當地居民應該會三不五時就來這個眷村博物館裡面吹吹冷氣、玩玩遊戲。這座眷村博物館已經是當地居民生活的一部份了。

陸之三、桃園市龜山區的眷村故事館與憲光二村

眷村故事館已經成為社區活動的舉辦場地，筆者推測，當地居民應該會三不五時就來這個眷村故事館吹吹冷氣、坐著休息。這座眷村故事館顯然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生活的一部份。

筆者十月十五號拜訪憲光二村，當地剛好在舉辦眷村博覽會。以一個展覽的基本要求來看，這個展覽當然是不及格的，不只光線有問題，展場空間也很不少璧癌，充分表現出了眷村的臨時性與克難特質。不過，這個展覽沒有辦好並不是筆者在意的時候，筆者在意的是展覽了哪些東西。

在筆者走進「左營明德新村展場」以後，赫然看見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中國時報的 A1 版做為展示物，當場嚇了一跳。這個頭版上面寫著「總統重申四不尋求兩岸突破」，被放在展場中很顯眼的地方，其背後用心不言可喻。

走到「虎尾建國眷村展場」以後，我發現這個展場跟其他的展場比起來佈置得算是很用心，仔細一看，裡面有很多照片、文宣，也有衣服。更讓筆者驚訝的是，有一個叫做「建國前進」的年輕人團隊，積極投入到虎尾建國眷村的保留與活化中。

陸之四、前身為四四南村的信義公民會館

四四南村能夠保留部分建物至今，並且以信義公民會館的面貌重新示人，筆者認為真是一個奇蹟。儘管其中也有陳水扁的助力，但一想到四四南村在這麼多財團的虎視眈眈之下，能夠保留部分屋舍，硬是變身成信義公民會館，促成此事的關鍵人物想必很不簡單。²⁷

會館內部放了很多文字說明，其內容與「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高度契合，而且裡面還放了余光中的〈鄉愁〉。除此之外，最讓筆者感到驚訝的是以下這一段話：

對讀書比較沒興趣的孩子們，並不是資質比較差，而是在崇尚行俠仗義的心態下，從結黨集社裡找到滿足與慰藉的感覺。不過他們的特點是講義氣、重倫理，孝順父母，絕不把外面的是非帶進村裡是他們堅持的傳統，感覺類似古代門派或是幫會的觀念，向四四南村早期有個「海盜幫」，在西門町一帶活動，現在則已經解散。其他如「四海幫」、「竹聯幫」等也都是發跡於眷村的幫派。²⁸

這段話不只美化了犯罪組織，遮掩了社會問題，也淡化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治理上的重大缺失。

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三年多以前的一則報導吸引了我的注意。儘管陳水扁贊成保留四四南村，但是在三年多以前，信義公民會館現場展示的說明中卻沒有提到這件事。²⁹親中統派會利用眷村現場展示、散佈假的歷史，而我們對這種事情幾乎束手無策。

信義公民會館內部設有親子館，顯然已經成為社區居民生活的一部份。

²⁷ 這段話，來自張國城老師的提點。張老師告訴我，在寸土寸金的信義區，四四南村能夠在財團的注視下沒有被剷平，就是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告訴大家「誰才是權力者」。

²⁸ 這一段話出自信義公民會館眷村展示區內部的「眷村第二代」的說明板。

²⁹ 參見劉彥甫、林惠琴，〈扁決定留四四南村 歷史遭滅跡〉，發布日期：2013/12/03，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網址如下：<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35502>。取用日期：2017/10/22。

陸之五、我們必須正視「眷村如何被展示」

筆者相信，站在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的立場，不只目前能夠保留下來的眷村將會更少，這些被「解除殖民之網」與「轉型正義之網」嚴格篩選過後而能保留下來的眷村，應該如何被展示？這個問題絕對是思想鬥爭的重大戰場。

柒、淺談眷村文化節

所謂的眷村文化節，就是一個嘉年華會，唱歌跳舞之類的表演是少不了的，這些也不是筆者在意的事。筆者在意的是，在活動現場，「青天白日滿地紅」一定會大量出現，「中華民國」、「國民黨」、「戒嚴威權」與「中國文化」也會被美化。筆者甚至在 2002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國時報中找到「眷村文化節今開鑼、蔣公銅像呈現藝術新生命」這樣子的資料。³⁰

此外，現場如果有準備中國各地的料理，一定不可能在用語上把中國與台灣做明確的切割，這就等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錯誤的觀念又被強化了。

筆者再以 2014 年屏東縣的眷村文化節為例。以下是當時的報導；

軍事地圖展 10 日於將軍之屋揭幕，記者會上同時預告眷村文化節精彩內容。今年除了延續辦理軍歌暨軍中情歌比賽，更增加復古創意造型服裝秀比賽，並邀請實踐大學進行創意服裝光影秀，營造多元化的眷村特色。

副縣長鍾佳濱表示，縣府每年辦理眷村文化節不斷充實、翻新，包括軍歌比賽，軍帽展或軍用地圖展，顯現眷村文化與國軍任務密不可分，感謝軍方提供珍貴史料，讓人了解眷村歷史，開展未來。

文化處長徐芬春說，將軍之屋每次的特展皆獲得國軍單位協力，甚至願意授權，開發文創品，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軍事文化。³¹

舉辦軍歌比賽與軍帽展，顯然無助於讓台灣人看清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真實面目。我們可以看出來，國防部明顯利用眷村文化節來宣傳它自己。這些站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立場的文史資料，平常放在國防部的倉庫裡，根本沒人要看，還好還有眷村文化節，讓它們可以重見天日。

對於「眷村」，張茂桂先生指出；

³⁰ 〈眷村文化節今開鑼 蔣公銅像呈現藝術新生命〉，《中國時報》（台北），2002 年 12 月 28 日，第 20 版。

³¹ 〈屏東眷村文化節登場，懷舊與創意的文化體驗〉，《文化生活》77（屏東：屏東縣政府，2014 年 09 月），頁 50。

……第三種觀看的角度，是晚近的「多元文化」視角。這個觀點，將眷村當成臺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眷村展現了特別的社區精神，眷村居民生活融洽，好像大家庭一樣。「眷村文化」，因此成為討論與論述的對象。一般而言，眷村文化的符號，特別是用所謂「眷村風味」的食物為代表，例如「家鄉菜口味」：臘肉年糕、麵食、醃漬小菜等。主要的用意，在說明眷村是時代的產物，具有中國大江南北以及臺灣在地文化特色。而風土食物，又最能成為陌生人之間的溝通媒介。

和此搭配的，是眷村的保存活動，建立眷村口述訪談，老照片與文史展現，例如在新竹市、台南市、高雄市、桃園縣、臺北市都舉辦過眷村活動與文化節慶。這些活動也都在「臺灣多元文化」的大論述下進行。……2008年，臺灣的演藝界，接連推出電視連續劇《光陰的故事》、舞台劇《寶島一村》，這些都是由嘉義建國二村長大的第二代，臺灣電視名製作人王偉忠所製作，展開了眷村文化懷舊與商品化的另一高潮。³²

張茂桂先生在此指出了一個重點；「台灣多元文化」。沒錯，台灣各族群的文化是可以共存的，但是，我們要接下去問；共存的前提是什麼？共存的框架是什麼？

是的，文化可以共存，筆者樂見餐桌上有台灣料理、中國料理與東南亞料理，可是錯誤的史觀與正確的史觀可以共存嗎？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與自我防衛的國族主義可以共存嗎？這些都不是太難回答的問題。

捌、淺談中國人怎麼看待台灣的眷村

中國青年學者李丹舟研究台灣眷村多年，多次發表有關台灣眷村的文章。她在〈反思「竹籬笆」：台灣眷村的空間構成及文化保存〉一文中，有一個「有趣的」論斷。她寫道：

迄今為止，眷村文化保存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衝突場域。與其爭論「為甚麼要保存」而陷入族群撕裂的無盡分化中，「如何保存」的實際應用和具體操作相對來說更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達成共識。³³

本人對這種看法非常不以為然。明明「該不該保存」就是不能迴避的第一個問題，怎麼可以避而不談，直接跳到「如何保存」呢？

³² 這兩段引文，出自張茂桂，〈想像眷村之「流金歲月」〉，收錄於《知識饗宴系列6》（台北：中央研究院，2010年06月），頁276-277。

³³ 李丹舟，〈反思「竹籬笆」：台灣眷村的空間構成及文化保存〉，收錄於《二十一世紀》148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年04月），頁114。

李丹舟認為，討論「為什麼要保存」是一種族群撕裂，這就顯得思慮不周了。難道印度人內部討論英國殖民印度的象徵要不要保留，也是一種撕裂嗎？

突然想起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符號體系與大中國主義，都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一點，雙方非常契合。

例如王堯寫道：

《光陰的故事》中阿好的老爸用閩南話說，分什麼本省人、外省人，都是一家人，只是先來後到，要分的話，應該是分好人和壞人。今天，人們透過「眷村熱」回味往昔，從共同的記憶中可以形成共同的善良願望：族群和睦而不是對立，社會和諧而不是紛爭，兩岸和平發展而不是分離對抗…³⁴

例如易曉艷寫道：

眷村文化作為政治歷史的必然衍生物，已經影響並改變了台灣的整個社會，是台灣民族靈魂的核心。從日常生活到學術研究，從眷村居民子弟到竹籬笆外的社會各界，眷村以及眷村文化是無法忽視的主題。因而，眷村題材影視作品的大熱，不僅是王偉忠、朱天心等眷村子弟的私人體驗在影視鏡像上的投射，而且是台灣在整個民族文化書寫中關於眷村的濃墨重彩之筆。眷村熱，已經不只是題材熱，而是悄然向文化運動邁進。³⁵

眷村文化的中心化，不僅體現了眷村文化是台灣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體現了當下台灣社會的某種文化情緒和文化走向。眷村題材影視作品的大熱，讓我們看到了新時期老一代臺灣人民的思鄉情緒，也看到了二代移民關於文化尋根的自覺性。對眷村以及眷村代表的過去美好時光的懷念，有利於建構全台灣青年人的文化尋根理想。³⁶

這三段話很長，用筆者習慣使用的話來說，意思就是；台灣的「眷村熱」，有助於填平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壕溝，可以誘使台灣的年輕人轉而認同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人認為，台灣的「眷村熱」，顯然有助於日後中國吃下台灣。

玖、淺談反對陣營對於眷村的態度

³⁴ 王堯，〈回味往昔的鄉愁與溫情——透視台灣眷村文化熱〉，《兩岸關係》2010 卷 03 期（中國北京：《兩岸關係》雜誌社，2010 年 03 月），頁 55-58。

³⁵ 易曉艷，〈思鄉與尋根的悲歡離合——淺論眷村題材影視作品的文化主題〉，收錄於《新聞愛好者》2009 年 19 期（中國鄭州：新聞愛好者編輯部，2009 年 10 月），頁 51。

³⁶ 易曉艷，〈思鄉與尋根的悲歡離合——淺論眷村題材影視作品的文化主題〉，收錄於《新聞愛好者》2009 年 19 期（中國鄭州：新聞愛好者編輯部，2009 年 10 月），頁 52。

1997年，新竹市舉辦了「竹籬笆的春天—新竹眷村故事」系列活動，出版了七本有關眷村的著作。1998年，陳水扁在市長選舉辯論中主張「對於眷村文化極力主張給予保留、建立眷村博物館、在公元兩千年就可以成立，促進族群的大融合」。³⁷

2001年，桃園縣舉辦第一屆「眷村文化節」。此後，這一類的活動就如同雨後春筍，不只深受國民黨政治人物與親中統派的支持，就連民進黨政治人物也贊成這些活動。

2002年，呂秀蓮在參加桃園縣的眷村文化節活動時，公開表現出她對蔣介石銅像的高度容忍。報導中寫道：

呂秀蓮表示，台灣的民主，一步一腳印走來，有每個世代的腳印，我們要對歷史尊重，蔣公陵寢在桃園縣，大溪鎮有意成立蔣公銅像紀念園區，值得全國重視。³⁸

2006年，民進黨出版《認識台灣眷村》、《眷戀我的臺灣村：關於龜山九村的故事》，民進黨立委的李文忠與國民黨立委朱鳳芝合作提案要保留眷村文化。2011年，蔡英文參加了眷村電影《燃燒吧！歐吉桑》特映會。³⁹

就在今年，民進黨政府的文化部還指導了「全國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政策論壇」。在筆者看來，在「眷村」議題上，反對陣營完全被牽著鼻子走。

儘管相較於親中統派，反對陣營對台灣歷史有較多的正確認識，但是在「眷村」議題上，反對陣營恐怕缺乏正確認識。

仔細想想，這或許是難以避免的，因為台灣的媒體、學校與軍隊，向來都是國民黨的盟友，反對陣營的人從小就是接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教育，加上大部分電視、報紙、學術界與文藝界所生產出來的文本都是親近國民黨的，反對陣營的人對某些事情沒有想清楚，其實是可以體諒的。

此外，由於跟國民黨交好的媒體長期醜化、抹黑反對陣營，造成反對陣營非常困繞，導致反對陣營有時候不敢堅持應該堅持的價值。

施正峰老師說過「民進黨執政，絕對不能把眷村遺跡拆掉」⁴⁰，筆者可以體諒這個主張，然而，縱使不考量到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要保存眷村，仍然有技

³⁷ 參見〈陳：具體保存眷村文化〉，《中央日報》（台北），1998年11月11日，第3版。

³⁸ 參見〈呂秀蓮痛批：分什麼芋頭蕃薯〉，《聯合報》（台北），2002年12月29日，18版。

³⁹ 〈看老兵故事電影 肯定眷村文化 蔡：多元族群是台灣共同資產〉，《中國時報》（台北），2011年12月01日，A5版。

⁴⁰ 參見《認識台灣眷村》（台北：民主進步黨，2006年11月），頁242。

術性的問題要克服。

在《眷村的前世今生—分析與文化保存政策》一書中，提到保存眷村有以下幾個挑戰：

- (1)眷村文化是台灣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產物，並非具有高度美學價值的強勢文化，較不易引發社會的關注。
- (2)老舊眷村是在一種短期性、非正式情境的空間生產，物理條件的維護及保存較為不易，普羅文化的非精英、非精緻性的生產，亦難以獲得社區及一般社會成員的保存共識。
- (3)眷村文化的日漸消逝說明了一個階段性族群聚集的住宅計畫，在社會同化（social assimilation）過程及成員屬性解組的變遷中產生不可迴避的空間轉化及文化脫落，保存行動自然更為困難。
- (4)眷村文化保存的行動在公共住宅計畫的資源利益分配中容易被忽略。
- (5)眷村計畫的發展是由國家透過集體消費資源的分配，進行計畫性的聚集及社會控制，當社會變遷造成既定支配性關係消失時，社群結構的穩定性便會受到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挑戰；因此試圖過經濟性、產業性的凝聚結構來維繫眷村文化的保存、再生及活化策略殊屬不易。
- (6)眷村政策逐步走向市場化、私有化、資本化的公共住宅計畫，土地利益及資源分配成為優先考慮的事項，也因此，眷村文化保存必須透過公部門的資源挹注及介入方能成事。⁴¹

透過以上的引文，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訊息，也就是從都市規劃的角度來看、從公部門資源有效分配的角度來看，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看，眷村都應該被拆除，而且我們別忘了，很多眷村的屋舍建築品質堪慮，根本就不安全。換句話說，即使不從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的角度出發，這些眷村仍然應該拆除。

然而在某些文史團體的強力要求下，部分眷村得到保留。可是，得到保留之後，如果沒有馬上投入資源好好管理，這些沒人居住的眷村，在既不拆除、也不管理的情形下，時間一久，一定會成為治安死角。⁴²

不過，無論如何，眷村文化園區還是一個接著一個成立了。

最後做個小結論。筆者在報紙資料中，發現了以下這段話：

一位長期關注眷村文化保存的文史工作者觀察說，許多地方政府過去對保存眷村文化並不積極，因為民間搶救眷村文化聲浪漸大，寧可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不願得罪地方文化團體壓力，反正管理責任是

⁴¹ 參見陳朝興、張雲翔、黃洛斐撰述，〈眷村的前世：歷史社會脈絡及文化保存〉，收錄於《眷村的前世今生—分析與文化保存政策》（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09年07月），頁52。

⁴² 〈閒置六年 眷村保留後…只剩遊民在用〉，《聯合報》（汐止），2015年05月13日，B2版。

國防部要扛，眷村文化資產地點因此突然暴增。⁴³

筆者推測，在「眷村」這個議題上，反對陣營之所以完全被牽著鼻子走，也許最大的原因就是這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吧！

拾、權力者的合法性

筆者在讀到張茂桂先生〈觀看眷村的不同視角：「隔離」與「穿透流動」〉一文的時候，深深感受到有一個應該被討論的對象不見了，也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張茂桂先生認為，使用政治控制、殖民屯邊與交換忠誠這些視角來觀察眷村恐怕都會失真，眷村設置的最主要目的是「維護整體社會治安與民心士氣」。⁴⁴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從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需求來考量眷村的設置，那麼眷村設置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一定要在台灣經營下去。

對當時的蔣介石集團而言，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一定要在台灣經營下去，這是絕對不變的目的。在台灣的建國獨立論述中，設置眷村的目的就算是真的為了「維護整體社會治安與民心士氣」，也不會讓眷村的設置顯得更有正當性。因為「維護整體社會治安與民心士氣」的背後，有一個終極的目的，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一定要在台灣經營下去」。

說到這裡，終究還是要回到老問題；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憑什麼統治台灣？如果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沒有資格統治台灣，所謂的「維護整體社會治安與民心士氣」就算真的做到了，難道就值得肯定嗎？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就算把台灣治理得有聲有色，對台灣而言，它就不是非法的外來政權嗎？

更何況，眷村的設置是否真的做到了「維護整體社會治安與民心士氣」，也是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拾壹、結論

⁴³ 〈眷村文化園區南北搶破頭〉，《中國時報》（台北），2009年04月03日，A6版。

⁴⁴ 參見張茂桂，〈觀看眷村的不同視角：「隔離」與「穿透流動」〉，收錄於《眷村的空間與記憶》（台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年12月），頁96。另外，何澄輝老師提醒我，我們還可以用「編戶齊民」與「保甲制度」這兩個概念去理解眷村。

我們不只有「記憶與遺忘的鬥爭」⁴⁵，我們同時還有「抵抗神話與散佈神話」的鬥爭。「眷村」議題，同時出現在這兩場鬥爭中。

「眷村」是蔣介石集團統轄下的軍人與其眷屬來到台灣居所形成的聚落與社區。眷村確實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眷村居民也的確是台灣社會的一份子，因此，眷村居民、民間社團或學術單位彼此合作，出版專業文章、口述歷史著作與老照片集，拍攝影片，筆者自然樂觀其成；若有學者努力研究眷村歷史甚至出版學術文章與著作，筆者當然還是樂觀其成。

然而，這些文章、著作與影片，其中內容是用哪一種視角、史觀寫成的？他們所使用的視角與史觀是否與目前台灣建國論述中的「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有所衝突？如果有衝突，那麼是哪裡有衝突？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不應該視而不見。

大致上來說，儘管來到台灣居住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軍人裡面，有一大部分的人很窮困（「老兵」是分不到眷村住的），但是以整個大結構來說，這些軍人不論貧富，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得以在台灣維持統治暴力的組成份子，儘管他們其中真的有些人面對了許多辛酸與無奈，儘管其中也有不少人在私領域確實是好人，然而，筆者必須很直接地說，如果不是來到台灣這塊土地，這些戰後中國移民，不論善惡，不論賢愚，不論貧富，不只連展開新生活的機會也沒有，恐怕連如何維持生命都是問題。

可是，這樣子的視角與史觀，並不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主流看法。

此外，筆者認為，眷村的原始空間無法做出更有效的利用與浪費台灣人的納稅錢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在於目前這些眷村文化園區、眷村博物館與眷村展覽，不斷釋放出美化中國與親中統派、弱化台灣人建國獨立意志與緬懷威權獨裁的訊息，絕對會對觀賞者造成重大的認知扭曲。

以筆者目前的觀察來看，我們台獨派在「眷村」這一個「思想陣地」上可說是一敗塗地。絕大多數的眷村雖然被拆除了，但是拆除的理由並不是來自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這些價值面的考量，而是來自建物安全與都市規劃這些工具面的考量。對此，我們不能只看結果。

當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國防部要拆眷村，因此引發了一股呼籲保存眷村的熱潮。在某些人的鼓吹下，確實有些眷村被保留下來。這些支持保留眷村的人裡面，固然有單純想要「回到過去」的眷村居民、熱心的文史工作者與善良的社會運動者，但是在筆者看來，恐怕其中也有擅長思想鬥爭的高人。

⁴⁵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新店：衛城出版，2015年10月）共有三卷，作者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是台灣轉型正義這個領域非常重要的著作。

「眷村」作為一種符號，背後所承載的是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有時候還會援引相對主義當作盟友，顯然與台灣國族主義有著重大衝突。如果我們台獨派在「眷村」這一個「思想陣地」上繼續無所作為，恐怕台灣某些地方的思想啟蒙就會繼續被推遲。

此外，筆者必須直言，有些台灣人可能患有「古蹟文物缺乏恐慌症」。⁴⁶

由於我們的鄰國都有很多古蹟、文物，身為台灣人免不了會羨慕。不過羨慕歸羨慕，如果羨慕過頭變成自卑、然後自卑到看到什麼老建築、老東西就想要保存，搞到雞飛狗跳，筆者覺得這真的不是很健康的現象。

有些老建築，因為在美學上、藝術上、建築技術上有不凡的成就，或者是因為它們是著名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點，或者是因為它們是很遙遠的某個年代難得留到現在的超級老古物，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去保存它們。而有些老建築，說老沒有很老，也沒有美學價值、藝術價值，也沒有使用到讓人嚇一跳的建築技術，更不是著名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點，卻被當成古蹟。筆者認為，這種現象是美學教育缺乏、藝術教育缺乏與自信心缺乏結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奇特現象。

言歸正傳。眷村文學熱潮、眷村電影熱潮、眷村文化節熱潮、眷村舞台劇熱潮，在筆者看來，它們出現的時機都值得仔細探討。

1978年鄉土文學論戰以後，台灣意識抬頭，⁴⁷然後出現了眷村文學熱潮、眷村電影熱潮與之相抗。

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不久，新竹市在1997年所謂的「全國文藝季」中以「竹籬笆內的春天」作為主題，並且推出七本出版品。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不久，執掌桃園縣的朱立倫在2001年舉辦「眷村文化節」。現在台灣各地都有「眷村文化節」。

2002年，新竹市成立「新竹市眷村博物館」。當時的新竹市長林政則說「若沒有眷村，就沒有現在的台灣」。⁴⁸

2003年，四四南村變身為「信義公民會館暨文化公園」，之後台灣各地陸陸續續出現「眷村文化園區」。

⁴⁶ 我的這個猜想，應該早就已經有人談過了。參見〈學者：國人對自身文化自卑與匱乏〉，《聯合報》（汐止），2015年04月19日，A3版。

⁴⁷ 參見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出版，2009年04月）。該書第四章、第五章對這一個議題有很詳細的說明與敘述。

⁴⁸ 〈首座眷村博物館坐落竹市〉，《聯合報》（台北），2002年12月29日，18版。

2005 年到 2008 年，國防部推出八本有關眷村的出版品。

2006 年到 2007 年，王偉忠產出兩部眷村紀錄片：《想我們的眷村媽媽》、《偉忠媽媽的眷村》。

2008 年馬英九執政後不久，《光陰的故事》就開機，之後成為紅極一時的八點檔連續劇，同年，《寶島一村》也在台北首演。

綜上所述，目前「眷村」這一個「思想障地」可以說已經被親中統派成功拿下了。目前的「眷村」，已經對台灣國族主義與台灣建國獨立運動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害。

他們拿到了物理上的空間、他們可以拍影片、他們有數量不少的出版物，他們更得到了台灣年輕人的投入，而且他們還把眷村保存跟社區營造結合在一起，台獨派要對此展開反攻自然會感到力不從心。不過困難並不是放棄的藉口，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即使必須承受大量非議，也只能咬緊牙關、帶著鋼盔往前衝刺。

回到筆者所問的問題：「眷村」做為一種「符號」，當它「再現」的時候，是否會與台灣國族主義產生衝突？如果產生了衝突，是否能夠化解？如果不能化解，該怎麼辦？

「眷村」做為一種「符號」，當它「再現」的時候，的確與台灣國族主義之間產生嚴重的衝突。這個衝突，在筆者眼中看來，幾乎是難以化解的。因為即使中國宣布放棄侵略台灣，但是中國太大、台灣太小，台灣仍然必須傾盡全力防衛自己，儘可能挖深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政治壕溝與文化壕溝，才有可能讓中國永遠意識到「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最後，筆者想站在現實的功利面來談台獨派對目前的「眷村保留」應該抱持的態度。筆者認為，目前的台獨派根本不可能與親中統派在「眷村」這個場域競爭話語權。

從過去的實體眷村，到眷村文學、眷村戲劇、眷村紀錄片，一直到現在的眷村文化園區，都在打擊台灣國族主義，儘管它們打擊的方式有所不同。他們的操作原則，不外乎就是宣揚、歌頌中國國族主義，醜化、扭曲台灣國族主義，有時候則是透過「貶低、淡化所有的國族主義」來對中國國族主義進行「小罵大幫忙」。

蘇偉貞在〈眷村生活〉裡面寫道「生活如此簡單而親近，那才是中國人向來的生活方式吧？」⁴⁹韓韓在〈我從眷村來〉裡面更是煽情地寫道「回國期間，我

⁴⁹ 蘇偉貞，〈眷村生活〉，收錄於青夷選編，《我從眷村來》（台北：希代書版，1986 年 02 月），頁 16。

盡情的做中國人」⁵⁰。這些眷村文學家們的國族認同，幾乎都是中國。

台灣在建國前後，可能都必須面對「內部有為數不少的親中統派」的問題。筆者認為，台獨派可以勉為其難地接受與親中統派一起過「日常的普通生活」，但是我們真的沒必要拿公部門的資源去補貼親中統派的舞台與宣傳機制。

讓筆者說得更清楚一點。當「眷村」變成一個展場、一個文化園區的時候，裡面的文字宣傳幾乎不可能是站在「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的立場來書寫。台獨派如果支持「眷村保留」，等於是支持拿台灣人的稅金去維持一個宣傳「大中國主義、中國國族認同、蔣介石集團史觀、國民黨教條」與削弱台灣主體性的宣傳機制。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自我毀滅。

親中統派出書、拍影片或辦講座，我們真的管不着，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做到不要拿台灣人的稅金去支援他們。

最後，筆者要說一下題外話。如果我們用都市規劃作為理由去拆除眷村，那麼親中統派也可以用都市規劃作為理由去拆除美麗的日治時期民間建築。坦白說，我們吃了大虧。

如果，我們把「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當成理由，那麼不只可以達成拆除眷村的目的，親中統派也不可能拿這個理由來拆除美麗的日治時期民間建築，例如山海樓。

外來政權統治暴力的組成份子所居住的地方象徵著它們統治台灣的時候所施展的暴力，站在「解除殖民」與「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筆者主張這些建築物必須拆除，不能成為古蹟（這個主張跟「美學」、「藝術」、「建築技術」毫無關係）。以此為出發點，不只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軍人居住的眷村不能成為古蹟，日本軍人居住的宿舍也理應不能成為古蹟。能夠被保留的日治時期建築，在理論上，只能是民間的，不能是軍方的。

如此一來，即使有些眷村的前身是日本軍人的宿舍，在筆者看來也應該拆除，除非它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點。

當然，由於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挖深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壕溝，目前我個人對於某些保存良好、有美學價值的日本軍人宿舍，勉強同意可以保留。那麼，在這裡，重要的問題就出現了，被保留下來的日本軍人宿舍，應該如何被展示、被記載與被書寫呢？

結束。

⁵⁰ 韓韓，〈我從眷村來〉，收錄於青夷選編，《我從眷村來》（台北：希代書版，1986年02月），頁28。